

三千年文祸

(第三版)

三千年中国文人**因言获罪**警世录

800多位历代文祸罹难者用生命荐读

谢苍霖 万芳珍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三千年文祸

SANQIANNIAN WENHUO (第三版)

谢苍霖 万芳珍 著



◆ 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千年文祸 / 谢苍霖, 万芳珍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5.7

ISBN 978-7-5493-3572-5

I. ①三… II. ①谢… ②万… III. ①文字狱—研究—
中国—古代 IV. ①K2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806 号

选题策划 孙浩洲
责任编辑 邱建国 程顺祥
排版制作 邓娟娟
投稿邮箱 qjg70@126.com
shun-xiang@foxmail.com

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政编码 330046
网 址 www.juacp.com
联系电话 (0791)88504319、88595397、88517295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, 70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33
字 数 57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493-3572-5
定 价 4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5-555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翻开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，不难发现大部分帝王都或多或少、或轻或重制造过文字狱案，或曰文祸。谢苍霖、万芳珍教授伉俪合著的《三千年文祸》，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桩桩文祸，介绍了这些文祸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，揭示了历史悲惨的一面。这些文祸，残害了多少有远见、有思想、有学识、有才华的志士仁人，既压抑了文人的创造力，又摧残了民族的生机，从而阻碍了历史的进步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文祸呢？究其原因，根子还在于专制统治。

在封建帝王看来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一切都要臣服于专制王权的统治，否则就要受到惩处。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部分文人的悲惨命运、历史前进的艰难旅程及专制社会的体制弊端。

从触犯文祸的类型来看，一部分是官场文人。这类人饱读诗书，身居一官半职，为了功名利禄，或因言语得祸，或因作品得祸，或因政见不同得祸，有时什么也没说、什么也没写却以“腹诽”罪得祸。汉代的马融、颜异及宋代的苏轼等人便是这类学者的代表。

第二部分是民间文人。他们读了书，但未入仕，没有参政，寄居乡间，或以祖业为生，或以教书糊口。虽无官禄，但属于社会贤达，享誉一方。他们之中不乏学识渊博、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。按照常理，这些文人远离“庙堂”，应该没有“文祸”了吧？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历代均有荼毒布衣文人的案例。原因也不复杂，他们虽为布衣，却认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关心天下、批判现实统治、批评王朝政治的行列，这就免不了犯忌。只要违背了帝王的意志，加上小人的挑拨离间，照样杀无赦，如北宋的欧阳澈等。

第三部分是隐士文人。他们博览群书,看破红尘,不求闻达,远离尘世,躲进深山,企图以避世的方式研究学问、写诗作画,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。但事实上也逃脱不了帝王专制统治的罗网。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、软硬兼施,把他们卷进官场,使其失去独立的人格,失去行动的自由。

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特例。那时社会处于转型之际,中央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较弱,文人言论的空间较为宽松,故几乎没有什么文祸。尔后,秦始皇当政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一直到清末,近三千年,文祸不断,其轨迹可以说是“两头重中间轻”。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光辉灿烂的时期,文祸的案子相对少些,处理也轻些,杀人较少。这与当时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环境相关。唐宋时期,经济、文化发展到了高峰,这就造成了唐宋帝王的德政,仁厚、宽容,文化氛围比较宽松。尽管文人不大听话,时不时地冒犯君威,但杀头的不多,大多数也就贬谪放逐罢了。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《讨武曌檄》,虽被骂得体无完肤,也只付之一笑,还夸其有宰相之才。宋朝文祸较唐朝多一些,但还比较尊重文人,宋朝初期太祖就亲口说过:宰相,必须是读书人。尚文重士形成风气,不轻易杀文人,“百年未尝诛杀大臣”。唐以前,经济文化相对落后,战乱时间居多,王权不稳,特别是东汉以后,国家分裂,独夫民贼众多,动辄对文人挥舞屠刀,钳制舆论,戮杀谏官。宋以后,明清两朝,中央集权恶性发展,对文人控制严密,稍有冒犯,就构成大案,成群杀戮。文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的手中,完全受帝王的素质、性格、心情等因素的影响。

有明一朝,特务横行,惨案迭兴,士大夫人人自危。百官上朝如赴刑场,往往与家人诀别而行,如能平安回家,则有再生之感。普通士人更是被文字狱吓破了胆。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新淦(今江西新干县)诗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,廷试《钟山晓寒》诗内有“鳌足立四极,钟山蟠一龙”之联,朱元璋特别欣赏,他取过诗稿当庭吟诵,不自觉地手拍御案砰砰作响。跪在阶下候旨的邓伯言误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所激怒,吓得晕死过去,被人扶出东华门外才苏醒过来。虽有旨授翰林官,但他已成惊弓之鸟,无心食禄,以老病辞官还山。

清代文祸则裹挟着满、汉的民族矛盾愈演愈烈,仅乾隆一朝文字狱总数就在130起以上。文字狱的管控连疯子也不放过,乾隆亲手经办的疯话案就有20多起。之后的庄廷钱《明史》案、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、曾静投书案、吕留良文选案、王锡侯《字贯》案、《苏报》案等大小文祸前后相随,不绝于清史,以致文人们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只为稻粱谋”。

检讨中国历史上的文祸,重要的是总结教训,用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看出差距。14世纪,意大利人带头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,使人文主义成为潮流,走向近代化,而我们的明太祖却仍然一门心思强化君权,不惜制造种种文字狱,滥杀无辜的有识之士,向着中世纪落后的道路上走。清代雍乾时期,当帝王们还在以文字狱来奴化汉人的思想,整得整个民族“万马齐喑”、人才凋零的同时,法国大革命正唱着凯歌前进,英国的工业革命正以蒸汽机的发明进入强盛时代。1840年,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几声炮响,吓得大清帝国魂飞魄散,屈膝求和,割地赔款。清政府制造文祸、打压文人、摧残人才遭到了历史的惩罚。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,龚自珍振臂高呼:“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

《三千年文祸》一书贯穿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,囊括各种文祸言祸,致力于填补中国古代文祸通史的空白,故发凡起例,独运匠心;资料的获取均眼观手抄所得,力求赅备无遗;立论评议,自有心得,观点屡屡出新,希冀成一家之言。谢教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该书也体现了他的个性化思维及表述方式,论人所少论,见人所不见,不屑拾人牙慧;勘误纠谬,钩沉索隐,考据精详,极见功力;其文风质朴,文笔清新,要言不烦。

谢苍霖教授写作此书,是苦心孤诣、厚积薄发的结晶。据其夫人,也是此书的合作者万芳珍教授介绍,谢教授在高校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,酷爱读书。他在《辞源》的扉页上题写了座右铭:“孜孜矻矻,死而后矣。”20多年来,江西师范大学、江西教育学院、南昌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藏书被他一览无余,省图书馆古籍部他也是常客。日常生活中,他除了教学、吃饭、按时散散步之外,其他时间都在看书、研究。耳不听闲言,口不传闲话,行不喜应酬,与人交往,长话短说。成家后,夫妇二人省吃俭用,很快买齐了二十五史和一些常用工具书。由于不断购置,积累下来的藏书有数千册之多,多已用旧。四部的重要典籍他都浏览过一遍,连《辞源》都通读过。凡是新买的书,他必及时通读一遍,做笔记,写眉批。他系统地读过二十六史和多本子集,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,另抄写七八套卡片,一套少则百余张,多的上万张。在他看来,只有穷尽资料,才能发现有价值的论题,从而有所建树。他积累颇丰而著述慎重,厚积薄发,真正是“十年磨一剑”。

《三千年文祸》1991年初版后,《读书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、《船山学刊》等报刊先后载文评介,学界评价它是“语言文字之祸最有影响之专著”,“考论详赡,极具学术价值”。1995年被国家教委授予优秀学术著作奖。初版后一再加印。

但是,二位先生并不满足于现状,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,追求完美,对这部著作不断地寻找不足,不断地跟踪新的研究动态,不断地吸收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,不断地修改完善。据万芳珍教授介绍,谢苍霖先生晚年虽然身患绝症,在病榻上仍在校对引文,补充新材料,润色文字,对分析评论修改提炼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他视学术为生命,把该书当成自己的生命。可以肯定,这本书的再版,嘉惠学林,是谢苍霖先生生命的延续,是谢苍霖、万芳珍伉俪人生价值的提升。

1933年6月18日,鲁迅先生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:“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,明如何佳,其实唐室大有胡气,明则无赖儿郎,此种物件,都须褫其华袞,示人本相,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,莫名其妙。其他如社会史,艺术史,赌博史,娼妓史,文祸史……都未有人著手。”(《鲁迅全集·书信》)现在,有了谢苍霖、万芳珍夫妇合著的这本《三千年文祸》,算是实现了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,是中国学术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。

今天,站在21世纪初叶的时代高度,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些的文祸,是为了总结教训,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。我们务必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,尊重创造,发展生产力,增强文化软实力,努力实现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“中国梦”。

周溯源

2015年7月15日

于北京学思斋

(周溯源,历史学博士,编审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。)

前 言

《三千年文祸》一书自第二版以来十又三个年头了。期间出版合同到期，而先生遽捐馆舍，我一直情绪低落，久久不想去触碰书稿。今蒙江西高校出版社厚爱，提及重版之事，我决意振作起来，何况先生在第二版出版之后至离世的三四年间，对书稿仍不断在做修改，再版也是他的遗愿。

人的生命有时很脆弱，先生从确诊到不治也就半年，一晃离世已是十个年头。因此，《三千年文祸》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孩子，我们用神思孕育了它，留住了先生行走人世间的一道重重的印迹。他走了，但他的思想在书中是鲜活并永恒的，这本书也成了我尚能与其精神交流之所。

初版于1991年的《三千年文祸》，贯穿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，囊括各种文祸、言祸，致力于填补中国古代文祸通史的空白，故发凡起例，独运匠心；取材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，资料的获取均眼观手抄所得，力求赅备无遗；立论评议，自有心得，希冀成一家之言。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答客问中》把天下的学问分为三类，说“天下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”。我们希望《三千年文祸》是独断之学，但很多学问也不可遽然框入某类，《三千年文祸》的考索之文也比比皆是。

文祸写作的全过程，我们恍若穿越至古代，活在制祸与得祸者中，感同身受，置身其境，体味其情，与古人对话。虽定位在严肃的学术专著，但不乏人文情怀，在穷尽资料、详加考辩的基础上，用至深至真之情审视、拷问和审判人性，观点屡屡出新，发论客观、平和，以期警醒世人以史为鉴。

第二版后，先生在备用的修改本上写满了修改意见，包括少量照排的文字错误、文字表述上的修改及材料的补充。此次三版，我尽量遵照和体会先生之意，主要做

了五个方面的修改。一是文字原照排有错的、说法不够完备的，一并改正。二是“目录”部分的文字作了个别文字修改，如“明代文祸泛录”改为“明代文祸杂存”；“金元文祸”一节增改为“辽金元文祸”，增立“辽国事件”小目，“金朝文祸”、“元朝文祸”分别改为“金国事件”、“元朝事件”。三是增补引用材料 190 多条，以先秦、秦朝、宋、明、清时期的居多，均在三四十条，多为丰富案例，辅助评论，也有初次加入的案例，如增立的“辽国事件”小目下，重点增补辽道宗时“懿德皇后《十香词》冤案”。增补的材料，先生生前多已抄附，均照录，仅提供索引的，由我查录补入。四是明代“王阳明学术之禁”小目下，有涉及何心隐案的一段，先生曾武断认为《明儒学案》没有他的生平思想介绍，实际不然，这次重点做了修正。少数案例，在查阅到更多资料后，先生留提示需稍作改写而未及改的，由我作了必要改动。五是增加了若干注释，如棋艺九品、名家论崔鸿史祸、“莫须有”、“元祐党人碑”及苏轼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的典故等，另补充了 10 余条史料的注释内容。

本书第三版得到江西高校出版社邱建国主任、孙浩洲副主任的高度重视，往复磋商。程顺祥编辑组稿时为联系上我费尽周折，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，为出版此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劳，并致谢忱。

万芳珍

2015 年 6 月

自叙

《三千年文祸》初版面世于1991年，到如今历时10年。初版付印时写了一篇短文附于书首，题为《书首缀语》，全文如下：

13年前，我从赣南“红土地”上的一个小山村考入省城读研究生，学的是古代文学专业。3年中我泛览了大量文史书籍，并对其中的文字狱记录特感兴趣，无意识地札录过一些。毕业后，适逢《鲁迅全集》重新出版。这正是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套书，在“文革”中读过它的一批单行本以后，就一直未能忘怀。于是筹钱买了一套，在斗室里细细地读，孜孜地抄。《全集》中的书信部分，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《致曹聚仁》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中国学问，待从新整理者甚多，即如历史，就该另编一部。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，明如何佳，其实唐室大有胡气，明则无赖儿郎，此种物件，都须褫其华袞，示人本相，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，莫名其妙。其他如社会史，艺术史，赌博史，娼妓史，文祸史……都未有人著手。”这段话沉甸甸地落在我肚里，不自量力，由此萌发编一部“文祸史”的念头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搜寻“文祸史”材料，九阅寒暑，最后与爱人万芳珍合作写成这本不像样子的读物。

本书所写“文祸”，泛指各类语言文字之言罪、吻祸，主要为通常所说的文字狱以及疏谏之祸、科场案等。疏谏之祸与科场案过去也有人视为文字狱，本人不想在这里谈论其界说。书中所纂辑的“文祸”事件无虑数百起，所占时域自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，算来三千余年，所以名书《三千年文祸》。所据材料大部分采自正史（“二十五史”和《资治通鉴》等），也有的采自野史笔记。事属草创，执笔维艰。为了对读者负责，所有材料均尽可能加以核实，有时为一句话、一个数字而反复推敲，检视多种书

籍文献。虽然尽了心,毕竟力微负重,绠短汲深,采择不全、考辨不精、体例未善、论述欠当之处,自知难免,恳切祈请读者批评指教。

现在读这篇《缀语》,有些话为之汗颜。如云“所有材料均尽可能加以核实”,不说古今悬隔,万无今人“核实”古案的可能,即使仅从书本上“核实”也难以做到。不过,《缀语》毕竟交代了此书的写作缘起和内容的大致范围,所以不嫌词费移录于此。

10年来,承蒙读者不弃,此书累计印行数万册,报刊亦见赞许文字。大概不至于是敷衍之作,总还有人愿读,我自己却不大满意,而且陆续发现一些纰缪,材料、观点方面的和文字表述方面的都有。对照《缀语》说过的话,真该写一篇长长的自讼才是。这回改版重排,凡已发现的纰缪当然都作了修正,此外还补充了若干内容。字句不如意的则随处更改或重拟,力求明切顺当。行文中古代人名用字有繁体或异体不宜简化、改易者,则仍存其旧,庶免淆乱。“对读者负责”虽然谈何容易,但始终是我的不懈追求。

旧时乡中谚语云:“打死一只老虎,卖一辈子膏药。”意思说只要猎得一虎,便可用作招牌,一辈子靠出卖虎骨膏药之类过日子;至于膏药是真是假,可就难说了。《三千年文祸》一书的出版,对我来说也许不亚于“打死一只老虎”,但我不想一辈子卖“文祸”膏药。不过书能改版重印,毕竟机会难得,曾经考虑是否该写一篇堂堂皇皇的序言。记得20年前初读顾颉刚先生的《古史辨自序》,那长达6万字(原稿据说10万字)的篇幅中,作者详述平生治学经历和辨伪理论,生活琐事、治学甘苦和时事背景等种种情状错杂其中,娓娓叙来,极其生动感人。我由此知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序文,知道序文原来可以这样写。20年过去了,偶然重睹这篇名文,心想何不效仿顾先生,“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”,造一篇“有生以来最长最畅的文,胸中郁勃之气借此一吐”呢?可是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想法。不说别的,因为回顾自己的所谓治学经历,实在感觉可怜。至于专门而系统的学术理论,则更无从谈起。

说起来,我不过是个半路出家的求学者,原本是“回乡知青”的一员。家父是个小学校长,“文革”初期被工作组打成“三家村黑帮分子”,打倒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开除公职,接受管制。我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,一再为父亲申诉,株连迫害,结果招来更大的灾难,以至抄家封门,栖宿祠堂,还戴过“群众专政”的土铐,坐过“群众专政”的土牢,备尝人世间的种种屈辱。所幸20世纪70年代中期落实政策,父亲得以平

反复职,我和弟妹从此免除了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这一别有意味的称号。在一次破天荒的直接选举中,我被乡亲们推选为生产队长。上任后带领百十号劳力“战天斗地”,未见寸功,适逢恢复高考,意外获得考试升学的机会。此后在高校课桌和讲台上忝占一席,因循苟且,碌碌至今。试想这样的经历,能够写出顾先生那样的序文来吗?

又曾想,是否可以就书中内容,写一篇专门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《前言》,就像时下许多博雅君子刊布大著那样。可是仔细想来,也行不通。因为这本书写的“文祸”包罗万象,连“正名”都很困难。当初曾设想专写典型的文字狱,即别无背景单纯因诗文著作而得祸的案件。后来发现许多案件并不单纯,而且谤议、疏谏乃至科场之类案件中更有大量的“准文字狱”,不宜弃而不顾,于是一并纳入“文祸”范畴。这样,本书所写的“文祸”就兼有语言文字之祸、思想言论之祸、文人士大夫之祸等多重含义,是一个“模糊史学”的范畴。另外,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、加深认识,书中又附加若干反面的或边缘的材料,这就更加模糊了。试想这样一本“名不正、言不顺”、内容庞杂的读物,岂堪“辨章”、“考镜”?

总之,自传式的长序或论文式的前言都和我无缘,这篇改版开场白姑且题为“自叙”吧。“叙”者,随意叙写之谓也,非敢效苏东坡之以“序”为“叙”。倘若有好求甚解之人,硬要啃“文祸”的核桃,诸如:“文祸”究竟有多少名色,其根源何在,对人类文明有何危害?各历史朝代的“文祸”有何共性和个性,三千多年来是如何演进的?等等,不妨参考此书,自求解答。

2001年夏日

谢苍霖草于北窗下

目 录

- 一 先秦谏谤祸与“邪说”案 /1
 - (一)圣贤求谏纳谤佳话 /1
 - 1. 谏鼓、谤木及其他
 - 2. 子产不毁乡校
 - (二)暴君拒谏弭谤罪迹 /4
 - 1. 桀纣拒谏诛忠
 - 2. 周厉王弭谤
 - 3. 陈灵公诛泄冶
 - 4. 夫差杀伍子胥
 - 附录:诸家论谏诤
 - (三)春秋两大疑案/13
 - 1. 孔子诛少正卯
 - 2. 邓析之诛
 - 附录:太公诛华士的传说
 - (四)周朝制裁“异端邪说”的法规 /19

- 二 秦始皇焚书坑儒考述 /22
 - (一)焚书考述 /22
 - 1. 焚书令的由来
 - 2. 焚书的范围与效力

(二)坑儒考述/27

1. 事件的经过
2. 关于被坑对象
3. 坑儒的地点和细节

附述:诽谤律名实演变小考 /34

三 两汉君主“逆鳞”之毒 /38

(一)汉武帝刑杀无辜 /38

1. 狄山死于和议
2. 颜异死于“腹诽”
3.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

(二)汉宣帝诛戮直臣 /43

1. 盖宽饶自刭
2. 杨恽腰斩
3. 几件小型祸案

(三)其余诸帝造恶事录 /48

1. 西汉末年事件
2. 东汉事件

四 两汉外戚宦官专权与谏谤之祸 /53

(一)外戚专权与谏谤之祸 /53

1. 王凤、王莽诛除异己
2. 窦宪、梁冀迫害正直

(二)宦官乱政与谏谤之祸 /58

1. 石显肆虐
2. 党锢之祸

五 两汉学术风波及相关殃咎 /65

(一)儒学兴废及有关事故 /65

1. 窦太后排儒
2. 今古文学派之争

(二)与迷信之学有关的事件 /69

1. 董仲舒、眭弘妄论得祸
2. “黑龙”之议与“更受命”事件
3. 桓谭、襄楷正言获咎

(三)史祸、诗祸的滥觞 /74

1. 史祸滥觞
2. 诗祸滥觞

六 魏晋南北朝文士言谈轻肆之祸 /82

(一)三国文士罹祸典型 /83

1. 祢衡与孔融
2. 张裕与杨仪
3. 嵇康

附录:魏晋名士死于祸乱简表

(二)南朝文士罹祸典型 /94

1. 谢灵运祖孙
2. 颜延之父子
3. 王僧达祖孙

(三)北朝文士罹祸事件 /100

七 魏晋南北朝昏君愎谏暴行 /102

(一)吴末帝孙皓暴行 /102

(二)十六国昏君暴行 /104

1. 刘聪与李寿

2. 石虎与苻生

3. 慕容熙与赫连勃勃

附述：部分国主宽容言者事迹

(三)南朝昏君忌才悞谏事录 /109

1. 宋孝武帝与明帝

2. 梁武帝与元帝

3. 陈后主

(四)北朝君主的特殊忌讳 /115

八 魏晋南北朝史祸及其他文祸 /119

(一)东晋十六国史祸 /119

1. 桓温篡改《晋阳秋》

2. 苻坚毁灭起居注

(二)北朝两大史案 /121

1. 崔浩《国书》惨案

2. 魏收“秽史”风波

(三)诗歌讽刺之祸 /127

(四)排佛之祸 /130

1. 谏诤事件

2. 范缜及其《神灭论》

附述：北朝的两起灭佛事件

九 隋唐五代谏祸 /138

(一)隋炀帝拒谏诛忠罪行 /138

1. 大臣谏议之祸

2. 小臣献言之祸

(二)武则天即位前后的谏祸 /141

1. 皇后废立事件
2. “罗织”与“耐谏”

(三)盛唐以下谏祸 /144

1. 权奸弭谏手段与昏君恶谏心理
2. 佛道二教消长与韩愈排佛事件
3. 晚唐谏祸

(四)五代十国谏祸 /154

附录:唐太宗纳谏事迹 /157

十 隋唐五代诗文祸 /163

(一)隋代罹祸者 /163

1. 司马幼之
2. 薛道衡与王胄

(二)唐前期罹祸者 /166

1. 韦挺、李贤、孟浩然
2. 元万顷与王勃
3. 乔知之、李白、李泌
4. 刘希夷诗祸小辨

(三)中晚唐罹祸者 /171

1. 成辅端、顾况
2. 刘禹锡与白居易
3. 李益、贾岛、蔡南史
4. 薛逢、来鹄、皮日休

(四)五代十国诗文祸 /177

1. 五代事故
2. 南唐事故